

争鸣

古籍数字化的核心是文化内涵

□ 马建农

近日,《光明日报》先后发表了程毅中先生《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》和尹小林先生撰写的《古籍数字化应以技术为突破口——兼与程毅中先生商榷》的两篇文章,双方围绕着电子版《中国历代笔记》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商榷,并就古籍数字化问题分别阐述了不同的看法。其中,尹小林先生在其商榷文章中提出了“古籍数字化的核心是信息技术”的观点。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,对此实在不敢苟同。

我国古籍文献载体表现形式,从甲骨、青铜器、简帛到纸,从写刻、手抄到雕版印刷,科技的进步带动着典籍载体形式和复制手段的更新。进入纸本时代后,人们把原来写在简帛或其他载体上的文献誊写到纸上,在抄写过程中,笔、墨、纸的质量如何固然重要,但保证典籍内容的完整、准确才是最核心的要素;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后,人们把原本抄写在纸上的文献刻写成版,印行传世,版、墨、纸的质量固然重要,但其最核心的要素依然是典籍内容的完整、准确。

今天,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古籍数字化成为可能。应该看到,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电子化加工处理,古籍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,古籍数字化所面对的仍然是具体文献内容,古籍数字化工作仍属于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范畴。无论古籍数据库建设在技术上如何先进复杂,都不能以牺牲典籍文献的完整性、准确性为代价,更不能损害古籍的文化内涵。

与纸质书籍相比,古籍数据库更易于检索文献和更正错误,这是数字化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。但绝不能因其便利,就漠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基本原则,甚至匆忙推出错误百出的古籍数据库。须知,古籍数据库的使用者,并非都是像程毅中先生这样的专家。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,他们既无可能、也无必要对古籍数据库的文本内容是否正确进行判断甄别,也做

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》:寻找回来的典籍

□ 李贵

当前,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正方兴未艾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先生编选之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》可谓适逢其时、功德无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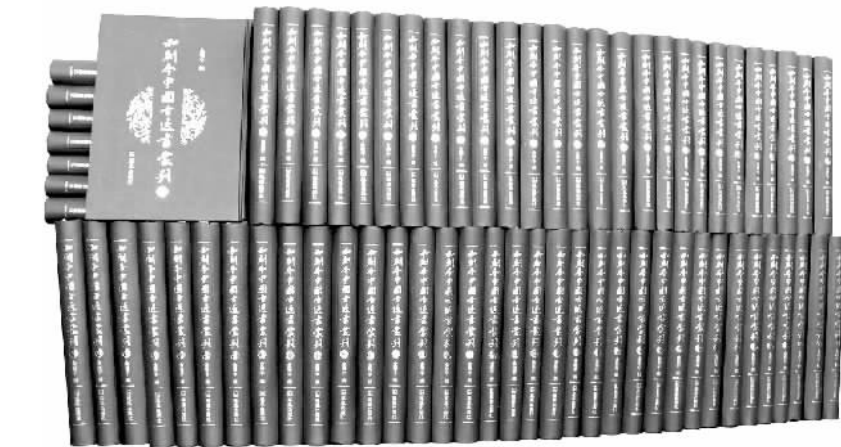
“域外汉籍”涵义较广,其中之一是指在中国境外刻印或抄写的中国汉文典籍。在东亚汉字文化圈,汉籍版本除了在中国境内刊刻抄写的中国本之外,尚有朝鲜本(高丽本)、和刻本(日本本)、越南本(安南本)和琉球本(古琉球王国版本)等多种。和刻本保存了一些中国本土不传的书籍或版本,是对境内汉籍的重要补充和参证,直接体现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实态,对中国有着多方面意义,对研究日本文化思想亦关系重大。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,广求和书,主持编刻《古逸丛书》,其功至今犹为人称道。

金程宇早年即发愿踵武前贤,积多年之功编成皇皇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》,汇集日本刊刻的中国古逸书共110种,凡经部12种、史部5种、子部34种、集部59种,又附录相关文本与研究著作22种,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,著名学者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、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皆作序予以好评。丛刊总70册,3万8千余页,是继《古逸丛书》以来国内外规模最大的同类丛书。全书以金程宇私人藏书为基础,以日本国会图书馆、国立公文书馆等公私藏书为补充,精选底本,撰写解题,历时10余年始克编成。丛刊所收珍稀资料所在多有,是中国古籍的重要补充,也为收藏、鉴定、研究和刻本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信息,另有编者所撰

前言、解题(10万字)及书名、著者索引,深具学术价值。

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书籍版本,赖此丛刊得以广为人知。经部如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所用五山版系覆宋兴国军学刊本,杨守敬尝以国内传本相较,认为世所存宋本《左传》“无有善于此者”。覆刻本尚存全帙,今于国内外首次影印,可窥见国文学本原貌。又如《标题注疏小学集成》,元何士信辑,十卷,五册,日本万治元年(1658)覆朝鲜刻本。此书为元人所辑有关小学注疏之作,国内国家图书馆存元刻残本三卷(八至十),香港存四卷(四至五、九至十),总合仅阙五卷,得此本始睹全豹。史部如《历代帝王编年互见之图》一卷,宋马仲撰,带有综合年表性质,开同类书籍之先河。是书宋版未见,仅存日本永和二年(1376)刊本及宽永六年(1629)覆刻本,皆极为罕见,今据丛刊而尽览。至若《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采用日本汉学权威内藤湖南手批元禄本,则读者于阅览原书之时,又得参照内藤批语,弥足珍贵。

全书中子部与集部文献最多。释家类收录和刻佛文多达17种之多,成为一大特色。目前佛教文献汇录最全、流传最广者乃日本近代所编《大正藏》和《续藏经》,本丛刊所收,部分为此二藏所据之底本,对研读整理诸书大有裨益,部分语录优于二藏所据本,犹能拾遗补缺。更有二藏未收者,如宋释惟清《灵源和尚笔语》1卷,相关文献仅《续藏经》之《续古尊宿语要》有《灵源清禅师语要》1



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》 凤凰出版社

卷,远不及本书内容丰富。丛刊所收系静嘉堂文库藏五山版,据椎名宏雄《宋元版禅籍之研究》考察,此本为1342年覆宋版。书中所载惟清与程颐、陈瓘、徐俯等讨论禅宗教义书简80余通,对研究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颇为重要,致文字禅倡导者惠洪书信3通尤觉珍贵,《全宋文》皆未录。丛刊所收集部书籍多达59种,超过全书一半,就中尤多本邦不传之书,值得重点关注。如五山版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集》,南宋魏仲举辑,足本,比通行本多出蔡梦弼注200余则。因极罕见,国内学者多不知有此本存世。从刊选宋人别集18种,多为国内首次刊布,蔚为大观。如宋释大观《物初略语》25卷,中国久佚,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文》仅各录其诗1卷、文2卷。巍然完帙一朝得见,文史价值之高自不待言。所收元明清人别集14种,珍稀文本亦多。如元初庐山东林寺僧道惠《庐山外集》,凡4卷,足本惟有日本宽文三年(1663)翻刻本;国内北京

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1部,原为日人旧藏,卷三卷四残缺,乃据宽文翻刻本抄补。此书世所罕知,杨镰编《元代僧诗全集》收录,惜未刊行。《丛刊》所收文献及版本可谓国人“寻找回来的世界”,集珍稀性、系统性、专业性和美观性于一身,美不胜收。陈寅恪先生曾提出:“一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,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”是编之刊布,将罕见古本化身千百,则其嘉惠士林、推动学术,自非一代也。十多年来,金程宇以个人之力,凭一己之资,多次往返中日,遍访各大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及私人藏书室,深入民间厂肆,结交同好友朋,戮力搜求珍稀汉籍,完全不计利害得失,只为圆一个“承续古人刻书传统的梦想”。如今一朝梦圆,个中甘苦,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前述元释道惠有诗云:“十年枕上尘中梦,半夜灯前物外心。”若只将“尘中”理解为红尘中的奔波劳碌,二句实可借以描述金程宇多年来孤身广搜和刻本汉籍的壮举。

“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” ⑨

国家一级文物《开宝藏》一卷

《开宝藏》是我国第一部用木版雕刻的佛教大藏经,全藏六千余卷。该藏对后代汉文版佛教大藏经影响深远,学术价值很高。但是,到20世纪,这部大藏已经几乎散佚殆尽,在全世界范围内,据各

收藏单位统计,单卷较为完整者也只有12件,每一件都可谓价值连城。

2007年10月,山西民间人士向国家图书馆转让一卷《开宝藏》“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一”,千字文编号“文”。这是

近年入藏国家图书馆最重要的一件古籍善本,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,收入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。

该卷黄麻纸印刷,通长1205.9厘米,每纸23行,行14字,纸幅长48至48.5厘米,纸幅高29.5厘米,标准《开宝藏》版式。全卷书品上佳,墨色均匀,亮如点漆,字体清晰、轮廓分明,盖为该本的早期印刷本。可惜的是,通常《开宝藏》卷尾刊有“大宋开宝××岁奉敕雕造”的字样,而本件已残,只“岁奉”两字残笔尚可辨认。

本件文献特别之处在于经文的差异上。通行的《大宝积经》本卷后部,都有一段五言弥勒菩萨颂,其中一句为:“众生虽垢重,诸佛不厌舍,愿以大慈悲,度脱生死海。”而本卷“度脱生死海”一句空缺,空缺处另雕小字注释:“诸藏皆少一句。”这是说,《开宝藏》“大宝积经”在四川写版开雕的时候,各校勘“诸藏”都缺少这句经文,不得已,雕版时只好保存原样,并小字标明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

的现象,一般大藏开雕前,组织者总要到各处寻访底本,以求大藏的完整和准确,本卷现象,颇使研究者有更多猜想。查考早于《开宝藏》的写本资料发现,敦煌遗书中有两件与本段“弥勒颂”有关,一段是俄Dx00948号“大宝积经”卷第一百一十一,另一段是国家图书馆藏BD06634号2《礼三十五佛文》,两段经文中的弥勒菩萨颂都缺“度脱生死海”一句。有学者推测,这或许说明该经早期流传到中国来的梵文原本就缺少这一句,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。就刻本文献说,与《开宝藏》有密切继承关系的《房山石经》辽金刻经、《再刻高丽藏》《赵城金藏》等诸本,这一句都不空缺,当是后代雕版时,经过校勘后补上的了。保存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相当于中国隋唐时代的写本《圣语藏》,此句亦缺,被日本僧人用朱笔补写一句,为“哀慈常摄护”,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写本文献某些随意的特性。

本件《开宝藏》本“大宝积经”卷第一百一十一,为研究我国第一部雕版佛教大藏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,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。(国家图书馆 李际宁)

新书目

《国步艰难——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》

此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出了逻辑梳理。作者认为,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、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,1949年以来,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:实行新民主主义、效仿苏联模式、追寻赶超之路、发动继续革命、转向改革开放。

萧冬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《大国的幻象》

本书辑录了一位新闻人多年行走于美日欧大国时记下的文字。在行走中,作者屡屡遭遇文化冲突,他发现:美好或邪恶,中国人看待大国的视角总是略显单一、略带偏见,且往往慵懒地依循西方的思维路径。大国之幻象,正吞噬国人独立思考、谨慎判断的能力。

王文著 东方出版社

《民国纪事本末》

以纪事本末的体例,分十二个篇章,以辛亥革命为开端,讲述了民国的历史史实。书中尽可能采取最简单、明晰的方式,沿着时间顺序重点展示民国演变的来龙去脉。书中不仅史料详细,罗列分明,而且某些精当的议论能够比美古今中西,视野开阔,见解独到。

刘仲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走进藏传佛教》

西藏文化之所以让许多人感到神秘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藏传佛教。雄伟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、小昭寺,独树一帜的活佛转世制度,壁画、塑像、唐卡等佛教艺术,都吸引着海内外人们的眼光。藏学大家王尧先生带你走近藏传佛教,为你讲解藏传佛教的历史、现状、主要特点和精神内核。

王尧著 中华书局

《女生楼404》

一部别具特色的部队题材小说,可以称为军事青春文学。某军校女生楼404,毛豆、米粒、麦苗、胡璐这四位女学员和她们的区队长何桃,五个各具性格的女孩子演奏了一曲饶有趣味、生动活泼的青春变奏曲。她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,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身上的军装……

吕怡慧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《本能:突破瓶颈,改变命运》

作者为著名的探索(Discovery)频道《荒野求生》主持人贝尔·格里尔斯。贝尔认为:本能是人突破瓶颈、改变命运、实现成功的重要力量,它往往不为人知,通常只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才能被激发出来。如果通过适当的训练,掌握一些关键性原则,本能的力量就可以随时随地被激发出来。

(英)贝尔·格里尔斯著 刘屈雯曦译 同心出版社

书界动态

《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瘦鹤铭雅集》出版

《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瘦鹤铭雅集》日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。《瘦鹤铭》是古人为葬鹤所写的铭文,六朝著名的摩崖石刻,被尊奉为“大字之祖”,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传世名迹。《瘦鹤铭》原刻于镇江焦山西麓的临江摩崖壁上,因自然原因山体崩塌堕入江中。《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瘦鹤铭雅集》汇首次露面的镇江博物馆一级文物《瘦鹤铭》水前原拓和曾、李、张三家《瘦鹤铭》临作为一集,同时编入三者用《瘦鹤铭》书体创作的诸多书法作品,并编制了原拓和三人临作的书体对照表,极具艺术特色和研究价值。

《王士珍传》出版座谈会举行

《王士珍传》出版座谈会日前在石家庄市党校举行。《王士珍传》由民国史学者彭秀良撰述,中华书局出版,不仅发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,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实现了大胆创新,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。与会专家学者对《王士珍传》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这是第一本真实反映了王士珍历史面目的优秀传记作品,对于深化北洋军阀史研究和民国史研究意义重大。祖居河北省正定县的王士珍曾于1917—1918年担任国务总理,与段祺瑞、冯国璋并称为“北洋三杰”。

随笔

爷爷和书的故事

□ 吴婧

书,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们。每次在街上碰到,他们都会主动告诉我们,书店又到了哪些新书。

爷爷爱书出了名,那股疯狂劲有时让人难以理解。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,为了图凉爽,我和哥哥经常拿着装满水的脸盆往家里四处乱泼,那些装着书的箱子自然没能幸免。有一次,爷爷在整理书箱时,发现很多书都发霉了,平时从不发脾气的他大声责骂我们:“这箱子里是书,你们不知道吗?怎么这么不懂事呢?要爱书,它会给你很多!”

记得我们小时候很时兴打纸牌,男孩子们喜欢用纸折成三角形或者正方形的纸牌,然后三五个聚在一起,用自己的牌打别人的牌,如果打翻了,就算赢了。这个游戏风靡一时,哥哥自然追逐其中。要参加游戏,用来折牌的纸就成为首要问题。于是,哥哥偷偷拿出家里的书,撕下纸折成很多牌。他的举动,让爷爷极为恼火,从不赞成体罚的他,狠狠打了哥哥一记耳光。哥哥嚎啕大哭:“爷爷更爱书!”

有一次,爸爸同事的孩子来我们家玩,看到我们家有很多书,看得有点流

据说,在每个犹太人的家里,当小孩稍微懂事时,家长会在书上涂上蜂蜜然后让孩子舔,所以犹太小孩从小就对书有好感,喜欢读书,就像品尝蜂蜜。让我热爱书籍、迷恋书香的是我的爷爷。

由于家里变故,爷爷只念了两年私塾,便没有再读书。爷爷说,他很喜欢读书,尤其喜欢私塾老先生教书时摇头晃脑的样子,他经常示范给我们看,那神态和眼神,透露着他内心对书的无限向往和难以名状的遗憾。他喜欢带着我们这些孙辈读书,或许,他是希望我们不要留下同样的遗憾,更或许,他觉得能读书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。

20世纪80年代,对于革命老区的一个小县城来讲,物质生活依然匮乏,填饱肚子是首要任务。对于父母来说,能让孩子吃饱已经很不错了,所以,极少有人愿意从已然拮据的收入中,再挤出闲钱给孩子买书。但我父母坚持宁愿少吃点,也要给我和哥哥买书。有时我看见其他玩伴有一些小吃食,还是会羡慕,爷爷就会说:“吃的东西,吃进肚子很快就没有了,但是多看书,书里的东西会永远留在你头脑里。”

长大后妈妈告诉我,一开始她也不太情愿在买书上花那么多钱,是爷爷坚持的。爷爷爱吃肉,但主动要求将一周吃一次的频率降为一个月一次,还经常对妈妈说:“就是不吃肉也要买书啊。”小县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,由于常去买